

刘以鬯

小说自选集

Liu Yi Chang Xiao Shuo Zi Xuan Ji

本书收集了作家不同时期的中、短篇和微型小说的代表作品，
具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。
这些作品意蕴深厚，艺术精致，
读后感到余味绵长，
颇耐咀嚼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刘以鬯

小说自选集

Liu Yi Chang Xiao Shuo Zi Xuan Ji

……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以鬯小说自选集/刘以鬯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306-3179-9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331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定价:21.00 元

自序

从1936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学习写作，主要写小说。

我写的小说，可分两类：一类“娱乐他人”；一类“娱乐自己”。

写“娱人”小说时，目的只在换取稿费，不避俗，也不避熟。

写“娱己”小说时，我有意通过实践去寻找另一类叙述方式：

我写过没有故事的《对倒》。

我写过没有人物的《吵架》。

我写过没有顶点与结局的《链》。

我写过探求内在真实的《蜘蛛精》。

我写过以物为主的《动乱》。

我写过政论体的《春雨》。

我写过睁开眼睛做梦的《副刊编辑的白日梦》。

我写过重复叙述的《打错了》。

.....

当我写这些作品时，我故意用不合常规的表现手法，另辟路径，使作品能够多少有些独创性。但是，世界上的小说浩瀚似江河，小说作者企图从老样中变出新样，未必做得到。常有的情形是：即使写出来的小说与传统背道而驰，一样也会发现类似的表现手法早已有人用过。为了寻求新路线，我愿意做更多的尝试。

我尝试用诗的语言写中篇小说《寺内》。

我尝试用直接内心独白写长篇小说《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》。

我尝试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写《镜子里的镜子》。

我尝试用黑白相间的形式写《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》。

.....

《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》发表后,曾被人讥笑为“标新立异”。其实,“新”与“异”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。如果我采用的表现方法确实没有人用过的话,我会将这篇小说看做一次值得重视的试验。对于我,“求新求异”是写“娱己”小说的基本要点。

有些人为了使作品独具一格,喜欢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写小说。我在学习写小说时,喜欢用简明易懂的文字探索不同的表现方式。

在我读过的名家作品中,我最喜欢莫泊桑的《项链》、契诃夫的《万卡》、欧·亨利的《麦琪的礼物》。这些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名篇,主要有两个原因:(一)作者构思精巧,能将平凡的生活片断写成不平凡的小说;(二)文字简明易懂。

老舍在《我怎样学习语言》一文中清楚指出:“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。”此外,秦牧在《艺海拾贝》中强调“把不起眼的变成惹人喜爱的”,同样十分重要。

我从小喜读现代主义小说,却不否定理性和理性思维的能力。在写“娱己”小说时,我试图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,借此构成一种不同的混合形式。1993年9月19日上午,我在香港大学香港文化课上讲述“我为什么写《酒徒》”时说过这样的话:

“写《酒徒》,虽然运用了意识流技巧,却与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、威廉·福克纳的《喧嚣与骚动》、浮琴妮亚·吴尔芙的《海浪》不同。我无意临摹西方的意识流小说,也无意写没有逻辑的、难懂的潜意识流动。意识流是一种技巧,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种技巧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和特色的小说。……30年代文坛出现

的‘差不多现象’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觉得写小说应该走自己的路，尽可能与众不同，使作品具有独创性。”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探索小说创作的新路。

有人说我的小说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，那是因为我也在寻求新的小说表现方式。实际上，我与法国新小说派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。法国新小说派是反传统小说派，我写的小说并不完全拒绝传统。潘亚瞰在《香港文学概观》里说我的小说是源于传统的一种变体，显已取得认识。

我不反对借鉴西方作家的创作经验。事实上，新文学运动兴起后，作者都在借用欧美的文学理论和技巧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与果戈理的《狂人日记》有继承关系；曹禺的《原野》明显受尤金·奥尼尔的《琼斯皇帝》的影响；茅盾的《子夜》在结构上受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影响……这种取人之长、补己之短的做法，应该是有好处的，倘若能够将汲取的营养转化为有利条件，就有可能形成独特的风格。

说“可能”，因为在摸索新路向时常会走进“只有入口，没有出口”的死胡同。不过，尝试是学习的基本形式，即使失败的尝试也会加强取得成功的动力。所以，写“娱己”小说时，我会尽力设法寻求新意，通过实践去探索叙述方式。

现在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这本“小说自选集”，我选的小说全是“娱乐自己”的。

我很少写诗。刚起步学习写作时写过一些；五六十年代也写过几首。产量虽少，我却十分重视J·M·柯恩讲过的话：“诗是使文学继续生存的希望。”因此，我在《酒徒》中尝试使小说与诗体结合；也写过诗体小说《寺内》。通常，诗体小说用诗的形式写小说；我写《寺内》时采用相反的形式。

2001年1月17日

当我写这些作品时，我故意用不合常规的表现手法，另辟路径，使作品能够多少有些独创性。但是，世界上的小说浩瀚似江河，小说作者企图从老样中变出新样，未必做得到。常有的情形是：即使写出来的小说与传统背道而驰，一样也会发现类似的表现手法早已有人用过。为了寻求新路线，我愿意做更多的尝试。

—— 刘以鬯

目 录

自 序	(1)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辑 短篇小说

对 倒	(3)
链	(34)
吵 架	(39)
动 乱	(44)
春 雨	(51)
一个月薪水	(56)
龙须糖与热蔗	(61)
赫尔兹夫妇	(68)
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	(77)
蟑 螂	(86)
天堂与地狱	(121)

第二辑 微型小说

打错了	(127)
-----------	-------

旅 行	(130)
我与我的对话	(131)
争 辩	(133)
多云有雨	(135)
大眼妹和大眼妹	(136)
副刊编辑的白日梦	(138)

第三辑 故事新编

蛇	(143)
追 鱼	(148)
蜘蛛精	(150)
盘古与黑	(154)

第四辑 诗体小说

寺 内	(163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五辑 中篇小说

陶 瓷	(211)
镜子里的镜子	(329)

第一辑 短篇小说

对 倒

1

102 号巴士进入海底隧道时，淳于白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。二十几年前，香港只有八十多万人口；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。许多荒凉的地方，变成热闹的徙置区。许多旧楼，变成摩天大厦。他不能忘记二十几年前从上海搭乘飞机来到香港的情景。当他上飞机时，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肿的皮袍；下机时，却见到许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衬衫。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。即使圣诞前夕，仍有人在餐桌边吃雪糕。淳于白从北方来到香港，正是圣诞前夕。长江以北的战火越烧越旺。金圆券的狂潮使民众连气也透不转。上海受到战争的压力，在动荡中。许多人都到南方来了。有的在广州定居，有的选择香港。淳于白从未到过香港，却有意移居香港。这样做，只有一个理由：港币是一种稳定的货币。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，一美元可以兑六港元；现在，只可以换到 5.625。

2

旧楼的木梯大都已被白蚁蛀坏，踏在上面，会发出吱吱的声

响。这些木梯,早该修葺或更换了。不修葺,不更换,因为业主已将这幢战前的旧楼高价卖给正在大事扩展中的置业公司。这是姨妈告诉亚杏的。亚杏的姨妈住在这幢旧楼的三楼,已有二十多年。亚杏与姨妈的感情很好,有事无事,总会走去坐坐。现在,走下木梯时,她手里拿着一只雪梨。这雪梨是姨妈给她的。亚杏走出旧楼,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。

拐入横街,嗅到一股难闻的臭气。这里有个公厕,使每一个在这条街上行走的路人必须用手帕或手掌掩住鼻孔。亚杏不喜欢这条横街,因为这条横街有公厕。每一次经过公厕旁边,总会产生这种想念:

“将来结婚,找房子,一定要有好的环境,近处绝对不能有公厕。”

3

巴士拐入弥敦道。淳于白见到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约莫四十岁,与二十年前的风度姿态完全不同。她不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瞥,淳于白却清楚看出她的老态。她不再年轻了。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人行道上行走。如果没有在二十年前见过她的话,决不会相信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女人。她有好几个名字。二十年前淳于白在一家小舞厅里认识她的时候,她有一个庸俗的名字,叫做“美丽”。一个美丽的女人不一定需要叫“美丽”。她并不愚蠢,却做了这样愚蠢的事。那时候,淳于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。那时候,大部分逃难到香港的人都陷于经济困境。美丽常常请淳于白到九龙饭店去吃宵夜。淳于白想找工作。那时候,人浮于事的情形十分普遍。找不到工作,什么心思也没有。不再到舞厅去,不再见到美丽。他的情绪是在找到工作后才好转的。当他情绪好转时,他走去找美丽。美丽已离开那家舞厅。两年后,在渡

海小轮上见到她。她不再叫做“美丽”了。她已嫁人。渡轮抵达港岛,分手。然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互不知道对方的情形。当他再一次见到她时,她不但改了名,而且改了姓。淳于白是在一个朋友的派对上见到她的。她说她已离婚。那天晚上,他们玩到凌晨才离去。那天晚上,淳于白送她回家。那天晚上,淳于白睡在她家里。那天晚上,淳于白对她说,“下星期,我要到南洋去了。”过了一个星期,淳于白离开香港。这个一度将自己唤叫“美丽”的女人送他上飞机,还送了一件衣服给他。这件衣服是她自己缝的。现在,淳于白还保存着那件衣服。那衣服已经旧了,淳于白舍不得丢掉。他是常常想到这个女人的。刚才,巴士在弥敦道上驶去时,又见到这个一度名叫美丽而现在并不美丽的女人。

4

亚杏见到那只胖得像只猪的黑狗摇摇摆摆走过来,走到水果店前,翘起一条腿,将尿撒在灯柱上。她是常常见到这只黑狗的。常常见到这只黑狗排尿。常常见到这只黑狗走来走去。事实上,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看惯了的。即使士敏土的人行道上有一串鞋印,也记得清清楚楚。

5

巴士在弥敦道上疾驰。偶尔的一瞥,淳于白发现那幢四层的旧楼还没有拆除。弥敦道两旁,新楼林立,未拆卸的旧楼,为数不多。淳于白特别注意那幢旧楼,因为二十年前曾在那里炒过金。“二半……二七五……二半……二七五……三〇……三二五……三半……三二五……”报告行情的声音,由麦克风传出,犹如小石子,一粒一粒掷在炒金者心中。对于炒金者的心理,淳于白比谁都

熟悉。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,托人汇了一笔钱来。那时候,上海的金融乱得一塌糊涂。金圆券的币值每一分钟都在变动,民众却必须将藏有的黄金缴出。淳于白没有缴出黄金,暗中将黄金交给一个香港商人,讲明到香港取港币。那时候,一根条子可换三千港币;淳于白只换得二千五。这当然是吃亏的,淳于白心里也明白。问题是:除了这样做,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将黄金汇到香港。长江以北的战局越来越紧,朋友见面总会用蚊叫般的声音说些这一类的话:

“你怎么样?”

“能怎么样?”

“不打算离开上海?”

“打算是有的;不过,事情并不简单。”

“到过香港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?”

“是的,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。”

上海是紧张的,整个上海的脉搏加速了。每一个人都知道徐蚌会战的重要性。报纸上的新闻未必可靠;人们口头上传来传去的消息少有不添油加酱的。房屋的价格跌得最惨,花园大洋房只值七八根大条子。有钱人远走高飞。有气喘病的人趁此到南方去接受治疗。淳于白原不打算离开上海的。有一天,一位近亲从南京来,在他耳边说了这么两句,“前方的情况不大好,还是走吧。”淳于白这才痛下决心,托朋友买了飞机票,离开谣言太多而气氛紧张的上海。

初到香港,人地两疏。一个自称“老香港”的同乡介绍他们到九龙去租屋,三四百英尺的新楼,除了顶手还要鞋金;除了租金还要上期。那时候,顶手是很贵的。那时候,租屋必须付鞋金。那时候,从内地拥来的“难民”实在太多。大部分新楼都是“速成班的毕

业生”，偷工减料，但求一个“快”字。楼宇起得越快，业主们的钱赚得越多。那时候，九龙的新楼很多：都是四层的排屋，形式上与现在的摩天大楼有着极大的区别。现在，港九到处矗立着高楼大厦，所有热闹的地区都变成“石屎丛林”。淳于白刚才见到的那幢旧楼，显然是一个例外。这个“例外”，使淳于白睁着眼睛走入旧日的岁月里去了。那时候，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，几乎每天走去金号做投机生意。现在，坐在巴士里，居然产生了进入金号的感觉。依稀听到了报告行情的声音：“三半……三七五……四〇……四二五……”

6

女人都喜欢看服装。亚杏不是一个例外。当她见到一家照相店橱窗里摆着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的木头公仔时，心就扑通扑通一阵子乱跳。那袭礼服是用白纱缝的，薄若蝉翼，很美。亚杏睁大眼睛凝视这袭礼服，有点妒忌木头公仔。“就算最丑陋的女人，穿上这种漂亮的礼服，也会美得像天仙，”她想。她睁大眼睛怔怔地望着那袭礼服，望得久了，木头公仔忽然露了笑容。木头公仔是不会笑的。那个穿着结婚礼服而面露笑容的女人竟是她自己。她面前的一块大玻璃突然失去透明，变成镜子。亚杏见到“镜子”里的自己，身上穿着白纱礼服，美得像天仙。

7

巴士停定。一种突发的冲动使淳于白跟随其他的乘客下车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，却这样做了。

这是旺角。这里有太多的行人。这里有太多的车辆。旺角总是这样拥挤的。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要紧的事要做，那些忙得满头

大汗的人,也不一定是走去抢黄金的。百货商店里的日本洋娃娃笑得很可爱。歌剧院里的女歌星有一对由美容专家割过的眼皮。旋转的餐厅。开收明年月饼会。本版书一律七折。明天下午三点供应阳澄湖大闸蟹。虾饺烧麦与春卷与芋角与粉果与叉烧包.....

8

照相馆隔壁是玩具店。玩具店隔壁是眼镜店。眼镜店隔壁是金铺。金铺隔壁是酒楼。酒楼隔壁是士多。士多隔壁是新潮服装店。亚杏走进新潮服装店,看到一些式样古怪的新潮服装。有一件衣服上印着两颗心。有一套衣服印着太多的 I LOVE YOU。亚杏对这套印着 I LOVE YOU 的衣服最感兴趣。“阿妈不识英文,”她想,“买回去,阿妈一定不会怪罪的。这套衣服,穿在身上,说不定会引诱不相识的男人与我讲话。”截至目前为止,她还没有一个男朋友,当她走出那家新潮服装店时,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说是高兴,倒也有点像惆怅。新潮服装店隔壁是石油气公司。石油气公司隔壁是金铺。金铺隔壁是金铺。金铺隔壁仍是金铺。

站在金铺的橱窗前,眼望双喜字,幻想自己结婚时的情景,那是一家港九最大的酒楼,可以摆两百多席。墙上挂着大双喜的金字幛。前边是一只红木长几。几上有一对龙凤花烛。烛的火舌不断往上舔。她与新郎坐在几前的大圆桌边。新郎很英俊,有点像柯俊雄,有点像邓光荣,有点像李小龙,有点像狄龙,有点像阿兰·德龙。

凌乱的脚步声,使她从幻想中回到现实。一个长发青年飞步而来,撞了她一下,她的身子失去平衡,只差没有跌倒。一时的气愤,使她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语。这是一句俚俗的咒骂,出口